

有一种“正面刚”叫魏晋风流

2020年“正面刚”这个词被刷上热搜，提起“正面刚”，想的更多的是那些被称为“魏晋风流”的人。从东汉到南北朝五百余年里，战火连绵不断，朝代频繁更迭。人们的生活，用今天时髦的话说，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。就在这个时代，人们反而看淡了生死、看破了世俗，一言一行比任何时候都更尊重内心。因此在这个时代，皇帝可以跟大臣刚，大臣也可以跟皇帝刚；父可与子刚，子亦可与父刚；朋友之间互相刚，在路上走着走着也可能跟陌生人刚起来。

还记得中学课本里那句“君与家君期日中，日中不至，则是无信；对子骂父，则是无礼”就把对方臊得无地自容的陈元方吗？当时学这篇课文的时候还没有“正面刚”这个词，如果有，我想我一定会比一个剪刀手对元方说：“元方，刚得漂亮！”

的确啊，这位朋友明明是失信在先，还一副理直气壮的架势骂被他爽约的人，真不知他哪来的自信。这种

十一岁陈元方“刚”袁绍

人，不正面刚他一下，他永远都不知道道理二字怎么写。

四年后，元方十一岁时，去拜会袁绍。袁绍问：“你父亲在太丘做官，远近称赞，他到底做了些什么？”元方说：“我父亲在太丘，对强者用德行去安

抚；对弱者用仁慈去安抚，让人们心安理得地做事，久而久之，大家就对他更加敬重。”袁绍又说：“我曾经也当过邺县县令，正是做这样的事情。不知是你的父亲学我，还是我学你的父亲？”元方说：“周公、孔子生在不同时代，虽

然时间相隔遥远，但他们的行为却是那么一致。周公没有学孔子，孔子也没有学周公。”

这回不知深浅的人叫袁绍。这个人大家都熟，就是最终输给曹操那个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元方说谁学谁对方都有一万句话等着呢，所以我不正面回答问题。引经据典，抬出孔子和周公，让对方感觉到问了这个问题就证明自己的格局太小了。

提到东晋孝武帝，他的存在感跟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比起来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无论是正面事迹还是反面劣迹，他的所作所为都不足以被人记住。孝武帝有些窝囊，登基即位时由辅政大臣桓温主持朝政。桓温去世，又由他的嫂子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。嫂子去世，大权又到了谢安手里。这么一个窝囊的人，也有很刚的时候。

孝武帝的父亲简文帝去世了，十

窝囊孝武帝“刚”谢安

一岁的他登基。服丧期里，按理说他作为儿子及新一任君主，应该主动到灵前表示悲恸。可是到了晚上也没去哭一哭。吃瓜群众急了，对孝武帝说：“按照规矩，您得去您父亲的灵位前哭一哭，表示哀悼。”孝武帝翻了一下白

眼，淡淡地说：“悲伤来的时候，我自然会去哭，这还有什么规矩可言吗？”孝武帝的回答惊呆了。第一，哭与不哭，什么时候哭，是我的事，不是你的；第二，在感情面前，没有规矩可言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刚？

还有一次。那是冬天里，孝武帝白天的时候只穿一些单衣，到了晚上却要盖两床棉被，爱操心的谢安就劝谏说这样忽冷忽热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孝武帝只淡淡地说了四个字——昼动夜静，意思是我白天一直在运动故而少穿，夜里则是静止的状态所以要多盖被子，我什么时候冷、什么时候热我还不清楚吗？用你操心？听完谢安连连赞孝武帝精通玄理。

再说一个大臣正面刚皇帝的事。

邓艾是三国时期名将，对内政也有建树，可以说是文武全才，蜀国就是他带着军队长驱直入灭掉的。但邓艾说话口吃。在介绍自己名字的时候，他总是“艾……艾……”个没完。成语“期期艾艾”里的“艾艾”说的就是他。

一次他参加晋文帝司马昭举办的

邓艾期期艾艾“刚”司马昭

宴会，他又“艾……”的，司马昭开玩笑说：“你总说‘艾艾’，名字里到底几个艾？”满座大笑。邓艾淡定地说：“《论语》里说‘凤兮凤兮’，不就是一个凤凰！”

他有口吃这个毛病，说起话来“艾……艾……”也是不争的事实。司马昭问他名字里有几个艾，他无论回答几个，都会自取其辱。邓艾的机智在

于他给自己的小缺点找了个高大上的说辞。许多诗人都喜用“反复”的修辞，重章叠咏，达到强烈的艺术效果。邓艾的口吃正好与“反复”有着相同的表现形式，于是他找来这个理由。你可以嘲笑我，但你不敢嘲笑《论语》。不但正面刚，且刚得高雅又文艺，晋文帝被怼得哑口无言。

南北朝时期的谢灵运算大咖。他开创了山水诗派、三百多年后又成为李白的偶像，人家敢说“魏晋以来，天下的文学之才共有一石（一种容量单位，一石等于十斗），其中曹子建（即曹植）独占八斗，我得一斗，其他人共分一斗”这话，这么牛的人也有人敢“黑”他，那结局也是可想而知了。

谢灵运喜欢戴一种曲柄斗笠，简单说就是带柄的帽子。这种帽子的形

谢灵运“刚”所谓隐士

状看上去跟仪仗用的叫曲盖的大伞很像。一个姓孔的隐士对谢灵运说：“你是个德行高尚、心存高远的人，既然追求淡泊为何还不能遗忘那代表富贵的曲盖呢？”谢灵运看了看眼前这个挖苦自己的人，说道：“恐怕是害怕影子的

人才忘不掉影子吧。”

影子的故事出自《庄子》。说是有一个人害怕自己影子、讨厌自己脚印的人，为了摆脱这些拼命奔跑。可步子越多，脚印就越多；跑得越快，影子也跟得越快。虽然拼命，但总觉得自

很慢，最后累死了。他竟不知道树荫里没有影子，不走就没有脚印的道理。

孔隐士说谢灵运是因为忘不掉富贵才常戴一个形似曲盖的斗笠，可谢灵运说我根本没把我的斗笠和曲盖联系到一起，你把它看成曲盖，是你的内心装着曲盖、忘不掉富贵才对。

按说这孔隐士也是一位高尚士也，可这一次，也犯了杠精的毛病。面对这种人，就得像谢灵运这么刚。

魏晋人是真刚，有时候一个称呼也能刚起来。

王戎是“竹林七贤”中的一位。王戎之妻常以“卿”称呼王戎，而按那个时代的礼仪，妻子称丈夫应用“君”，丈夫称妻子才用“卿”。因为“卿”是一个随便的称呼，在男尊女卑的社会，妻子对丈夫必须尊重。于是王戎就说：“你这样叫我，按照礼仪属于不敬，以后不要再叫。”妻子反问道：“妾卿爱

王戎之妻“刚”出成语卿卿我我

卿，是以卿卿。我不卿卿，谁当卿卿？”我是因为深爱你才叫你“卿”，我要是不能称你为“卿”，那这个称呼你打算留给谁用呢？后来，就留下了“卿卿我我”这个成语。

这是具有革命意义的刚，那可是

一千五百年前呀！那时的女子有几个敢如此质问丈夫呢？同样是“卿”这个称呼，还有一个朋友间的故事。

“卿”这个称呼在那个时代除了君对臣、夫对妻之外，不分彼此、不拘小节的好友之间也可以用。其实说是朋

友间的故事有些不严谨，因为故事中的王夷甫并没把庾子嵩当做朋友。因此当庾子嵩用“卿”这个字眼来称呼王夷甫时，王夷甫就严肃地说：“君不能用这个词来称呼我。”他用的是“君”，非常正式。可是庾子嵩听了却满不在乎地说：“你自用‘君’称呼我，我自‘卿’称呼你，你有你的叫法，我有我的叫法。”**题为明朝仇英的《竹林七贤图》** 文图来源：北京青年报